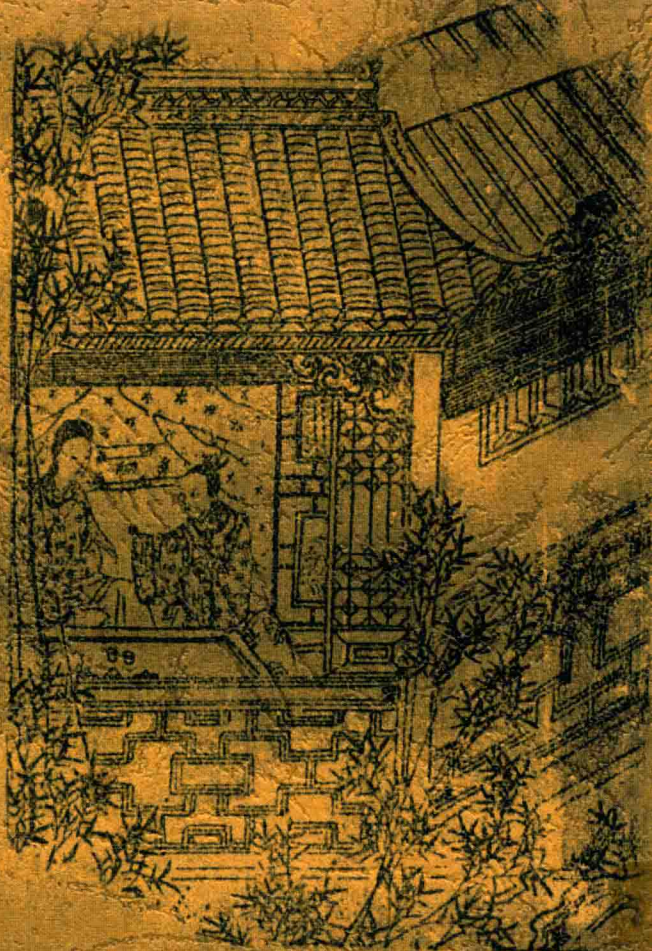


紅樓夢考證



上海印書館出版

海上漱石生
定

紅樓夢考證卷七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三十七回

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

賈政既非科甲。又無文名。且未考差。皇上特命視學。置會考差之科甲而不用。爲元妃私之耳。寶釵既非國色。又非賢媛。且非原配。王夫人特娶爲媳。置會聘定之元配於死地。爲妹子私之耳。朝廷家庭。同一越理。然朝廷原有曠典。家庭豈可胡爲。不得以賈政放學差。遂爲王夫人等乞寬政也。

賈政出差。大觀園又添許多韻事。

吟詩結社。文士濫觴。不圖香閨有此韻事。探春折柬延邀。雅人深致。寶玉甫閱探春之柬。又來賈芸之書。一則雅韻欲流。一則俚俗可哂。然書雖

俗。而所送白海棠適爲吟詩開社之題。偶作歎黛諷釵之筆。則亦有足志者。寶玉與賈芸偶爾戲言。賈芸卽眞認爲父子。人情勢利如此哉。

有鸚鵡能念詩者。卽有雀兒會串戲者。有巧計營謀願爲人妻者。卽有腆顏諂媚甘爲人子者。物必有偶。良然。

白海棠能兆吉凶。萎則晴雯死。黛玉亡。開則通靈失。寶釵至。前半爲佳卉。後半爲花妖。亦奇種也。有關乎釵黛。故以名社而賦詩。

探春開詩社。時則秋季。地則秋爽齋。詩題則白海棠。社名亦海棠。一派秋氣。識者早知其蕭索成象。不能持久也。

黛玉道。既然要起詩社。俗們就是詩翁了。先把這些姐妹叔姪的字樣改了。纔不俗。李紈道。極是。何不起個別號。非詩人定須有號。實作者借以正名。

李紈之稻香老農。迎春之菱洲。惜春之藕榭。以及探春原起之秋爽居士。後

來湘雲之枕霞舊友。無非各就居處爲號。無關名分。故皆略而不論。其所正之名。則惟黛玉之瀟湘妃子。寶釵之蘅蕪君耳。雖亦就所居館苑着筆。而意義湛深。娥皇女英。千古多情善哭之聖女。黛玉。千古多情善哭之烈媛。故以瀟湘名其館。而以妃子隆其稱。寶玉元配。本是黛玉。後雖爲寶釵所奪。而名分究不可誣。故特借探春口中。揭出皇英爲比。而以黛玉居其正。寶釵雖與寶玉偕伉儷。其分不得爲敵體。故李宮裁封之爲蘅蕪君。其稱謂與郡君縣君等。猶之周禮所注六宮中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類。不得比肩於妃后也。古者妃后無別。太姜太任太姒爲太王王季文王之后。而皆稱妃。故皇英不曰湘后。而曰湘妃。妃卽后也。作者以瀟湘妃子名黛玉。實以寶玉元配予黛玉。以蘅蕪君名寶釵。實以側室予寶釵。漢獻禪位雖在魏。而正統終當屬劉。大居正也。寶玉以怡紅爲號。必先提出舊號絳洞花主。

亦所以發明怡紅本絳珠夫主也。且明着一主字。更覺妃子二字有根據。其必出諸探春李紈之口。則以兩人皆賢媛。品題爲不苟耳。至探春改秋爽居士爲蕉下客。特借蕉葉覆鹿之典。引起黛玉之嘲。於是探春以瀟湘妃子名之不爲突兀。此借枝過葉之筆。別無深義。

蓮仙史曰。以瀟湘妃子名黛玉。似佻而不莊。探春以此爲謔。黛玉亦直受小辭。讀者於此。未有不疑且異者。今得先生之說。使人心花怒開。通快無比。又曰。蘅蕪香草也。以美人香草例之。則蘅蕪君一美人而已。後宮美人始於魏。魏志皇后以下有五等。曰夫人。曰昭儀。曰婕妤。曰容華。曰美人。美人殿其末。更不得與妃后並。余曰。此亦作者之心。非蓮仙之深文周內也。

蓮仙史。湘人。貌秀曼。善修飾。見者驚爲畫中人。性慧而豪放。喜讀書。工吟咏。雅愛西廂牡丹亭詞曲。背之成誦。尤耽紅樓。手一編。雖病不輟。初名憐纖。

以凌波纖細而可憐也。一日粧成攬鏡，自睇其影，曰：「似這般嫋嫋，似這般婷婷，豈僅纖纖雙瓣可憐哉？」著紅裳而愈豔，濯秋水以彌鮮，檻外蓮花，曾何多讓。繇是改名蓮仙。蓋取拾遺記中不戴金蓮花，不得到仙家之意。年十七，遇人不淑，居陷阱者三年，毀裂容裳，幾至瓶墜簪折。會余救得脫，如芳蘭之萎而復蘇也。因謝以詩曰：「君是金鈴妾，是花。三年零落感萌芽，買絲不敢輕描繡。摹倣平原恐有差，心香一瓣燕來誠。豆寇空含脈脈情，自愧兼葭難倚玉。與君添個女門生。於是自稱女弟子。時以詩札見示，紅樓見解多可採，惜日久不甚記憶。其所說，往往誤入余腕下。蓮仙見之，得毋謂僕拾其牙慧乎？」寶玉見衆人都有了號，說道：「我呢？你們也替我想一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的號早有了。無事忙三字，恰當的很。凡無事而忙者，必於大事而忽之者也。寶玉終日勞勞，深情密意，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，而於結髮恩愛之伉儷，至爲他

人離間廢斥而不知。此其所以見譏於世也。李執道。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。寶玉笑道。小時候幹的營生。還提他做什麼。小時所定。後來不提。亦是寓言。

開社起號。既爲釵黛正名。則命題賦詩。均應關合正意。白海棠爲釵黛兆吉凶之花。故以命題。又係借花賦人。故不必見花。不然。花在怡紅院。何難移置來耶。與下文詠菊不見菊同意。故探春等諸作。雖賦白海棠。而字裏行間。則皆暗含釵黛。紅樓無泛設之文。萬古乾坤一枝筆。

衆人賦詩。都悄然思索。獨黛玉或撫弄梧桐。或看秋色。或和丫鬟們頑笑。好整以暇。奄有名士風裁。只此數語。已覺黛玉國士寶釵衆人。

探春詩曰。斜陽寒草帶重門。苔翠盈鋪雨後盆。寒寓雪字。顰寓黛字。謂寶釵黛玉。同岑異苔。皆集於此。玉是精神難比潔。雪爲肌骨易銷魂。謂黛玉精誠。

世難比其高潔。薛氏媚骨，人易被其魂迷。芳心一點，嬌無力。倩影三更，月有痕。謂黛玉嬌婉易制，寶釵暗奪無形。莫謂縞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詠黃昏。謂黛玉雖爲寶釵制死，而其多情可憐之處，令人詠嘆不已。

寶釵詩曰：珍重芳姿盡掩門，自攜手裏灌苔盆。謂明則嬌爲莊重掩人目，暗如夜雨瞞人去，潤花胭脂洗出秋階冷。冰雪招來露砌魂，謂不買胭脂畫牡丹，專以渾厚招人喜悅。淡極始知花更豔，愁多那得玉無痕。謂風華不及顰兒，嬌爲撲素以勝之。簋奪愁有痕跡，托爲金玉以滅之。欲償白帝宜清潔，不語婷婷日又昏。白帝秋官主刑殺，謂欲償殺人媚人之心，惟有不干己事，不張口。一問搖頭三不知，庶使皎皎之日，皆爲昏蔽。

僕前評元春改蘅芷清芬爲蘅蕪苑，以爲奪取黛玉婚姻無痕跡。閱者未必不以爲穿鑿。今觀寶釵詩中，明現無痕二字，始信予言不謬。

寶玉詩曰：秋容淺淡掩重門，七節攢成雪滿盆。謂黛玉雖具美容而無深心，只知靜守閨門，不知壓林之雪已飛舞滿前，出浴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爲魂。謂如西子之顰兒，方且依玉爲命，而如楊妃之寶釵則已隱然自作冰人。曉風不散愁千點，宿雨還添淚一痕。謂曉風若不吹散此雪，則舊雨惟有人頻添淚痕，獨倚畫闌如有意。清砧怨笛送黃昏，謂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徒令一死一釐，各相悲怨而無盡期，則亦何苦而爲此。詩有精意，却欠顯明。故李執抑置於末。

黛玉詩曰：半捲湘簾半掩門，碾冰爲土玉爲盆。謂寶釵半捲瀟湘館之簾，窺我室家之好，半掩衆人之目，滅他篡奪之痕，內蘊則淩轢如冰，外著則溫潤如玉。偷來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縷魂。謂其爲人，不過藉鉛華而爲肌白，服冷香以使體芳，非真美麗也。月窟仙人逢縞袂，秋閨怨女拭啼痕。月窟仙

人黛玉自況。黛玉爲嫦娥。說見後文。縞袂樸索之稱。謂素娥而遇喜樸索之人。直欲掩其白而奪其潔。於是秋閨怨女。惟終日以淚洗面矣。嬌羞脈脈。同誰訴。倦倚西風。夜已昏。謂明知婚姻爲所奪。而啓口惟羞。將向誰訴乎。亦惟寶恨含愁。以赴夜臺而已矣。首首皆關合釵黛。而琢句選詞。仍是詠白海棠。正喻夾寫。獨運匠心。卓絕千古。

夢甜香將盡。黛玉詩未成。寶玉一再促之。釵黛詩同工。黛玉置第二。寶玉宛轉爭之。卽此細事之關心。亦見愛護之周至。

湘雲詩中之豪。社中定不可少。此後自應接敘湘雲入社吟詩。然嫌局勢逼促。故特先寫襲人叫宋媽送糕菓與湘雲。取瑪瑙碟不見。查係送荔枝與探春。忘未收回。並想起寶玉使秋紋送桂花與賈母王夫人一對聯珠瓶。亦未收來。於是秋紋自言。前日寶玉叫送桂花去。賈母喜得賞錢數百。王夫人喜

得賞衣兩件。自以爲得臉。晴雯卽以衣是給人挑剩之言。向其村斥。秋紋答以雖給狗挑剩。亦是恩典。引得衆人都笑道。正是給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一段小小間文。以間隔之。猶之花圃相望。隔以竹籬。便覺玲瓏剔透。

王夫人解衣推食。所寵乃在僉壬。而於忠潔之婢。憐焉不知。此有眼無珠之人也。然而不足責也。今之昏庸大吏。畀權授政。大都巧詐貪佞之徒。而於廉幹之員。擯而不用。莫耶爲鈍。鉛刀爲銛。猛獸當塗。祥麟竄野。此則真可誅耳。李執要湘雲和白海棠詩一首。而湘雲竟和兩首。仍處處關合釵黛。其一曰。神仙昨日降都門。種得籃田玉一盆。謂黛玉降生。原與寶玉種有因果。如雲英之於裴航也。而乃爲寶釵所奪。自是嬌娥偏愛冷。非關倩女欲離魂。謂接厥所由。自是黛玉性情太冷。不僅關寶釵之能離間也。秋陰捧出何方雪。雨漬添來隔宿痕。謂寶黛因果。原無薛氏。不知從何插入。其陰謀雖如夜雨潤

花毫無痕跡。而隔久終露破綻。却喜詩人吟不倦。豈令寂寞度朝昏。謂黛玉雖被寶釵奪婚制死。而文人爲之咏嘆不已。則亦足以發潛德幽光。不令寂寂無聞也。

其二曰。蘅芷階通薜荔門。也宜牆角也宜盆。謂蘅蕪階進本領。四通八達。任置何地。罄無不宜。花因喜潔難尋偶。人爲悲秋易斷魂。謂黛玉因高潔自期。故所如不偶。又以悲涼太甚。故不壽而夭。玉燭滴乾風裏淚。晶簾隔破月中痕。謂黛玉縱如風前之燭。兩淚流乾。而月老訂定之婚。終爲晶瑩之雪隔破。幽情欲向嫦娥訴。無奈虛廊月色昏。謂黛玉抱此幽情。欲訴於賈母。無奈暮氣之人。心地已昏。不便斥言賈母。而曰嫦娥。嫦娥卽黛玉。猶云己氏也。湘雲代黛玉設想。故云然。或論或斷。一唱三歎。筆有餘妍。不圖前四作之外。又有此二篇。曹植八斗之才。宜分四斗。殷亮八重之席。當奪四重。眞足令小儒咋

舌。

有湘雲一詩。而寶釵之詩。又瞠乎後矣。

湘雲與衆人訂定。明日先邀一社。寶釵至晚。便邀湘雲往蘅蕪苑安歇。爲之籌畫。贈以蟹酒。人以爲籠絡湘雲而然。不知其自爲之所也。探春邀社。僅酒菓薄東。湘雲客中。何必過費。釵必教以普同邀請。上自賈母。下及丫頭。均得一快朵頤。明知湘雲手頭拮据。整紅酒綠。何自而來。賈母王夫人必不能已於問。湘雲必不能不實以對。於是上自賈母。下及丫頭。無不嘖嘖稱讚寶釵之賢德。此在寶釵算中。若以爲籠絡湘雲而設。淺之乎測寶釵矣。湘雲爲人淺率。甜言數語。卽足歡悅其心。何必過於費事。至云寶釵此舉。本慷慨之性而成。憫湘雲之貧而起。尤爲無見。

詩題格局。亦是寶釵主張。這一社只算寶釵邀了。

十二菊花題。編出次序。如牟尼一串。創前人所無。

第三十八回

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

昨吟海棠。今吟菊花。平鋪直叙。便少姿致。妙在賈母等先賞桂花。吃螃蟹。又問以鴛鴦鳳姐等嘲笑。直待酒闌人散。而後出題分吟。便添許多丰韻。

詩題詠菊。而所賞則在桂花。設宴則在藕香榭。前詠海棠。不見海棠。今詠菊。又不見菊。海棠可移置而來。菊則滿園皆是。乃兩次吟咏。都不見花。以明詠人非詠花也。

賈母行到藕香榭。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桌案。上面設着杯筯酒具茶筵茶具。各色盞碟。那邊有兩個丫頭。搗風爐煎茶燙酒。賈母笑說。這茶想得好。且是地方。東西都乾淨。湘雲笑道。這是寶姐姐幫着我預備的。雖不言蟹酒。而有此一語。賈母等自知蟹酒所由來。賈母道。我說這個孩子細緻。凡事想得

妥當。寶釵賠蟹賠酒。煞費心機。專爲邀此美譽耳。

賈母見柱上掛有對子。命湘雲念道。芙蓉影破歸蘭棹。菱藕香深瀉竹橋。後文壽怡紅。黛玉掣籤係芙蓉。故芙蓉指黛玉。槳獎菱林藕偶。謂寶釵有此一舉。賈母益以寶釵爲賢。寶釵益知爲賈母所喜。詭計愈工。謀奪愈力。而林黛玉前盟破於一獎。嘉偶付之流水矣。作者特著此一對。以示讀者。能領會此對之語。卽能解菊花之詩。不然。賈母非通文墨之人。何必使湘雲念聽。且怡附讚寶釵後。其爲感歎黛玉無疑。故下文賈母抬頭看匾額。卽不叫念。以匾字與本事無涉也。若無所取義。插此一對。便是浮泛之文。豈是紅樓之筆。湘雲入社。自應亦取別號。然使自數其家軒館名目。擇而取之。未免累筆。妙在賈母見藕香榭提起家中也有這麼個亭子。叫什麼枕霞閣。於是湘雲取名枕霞舊侶。不費筆墨。然猶恐有斧鑿痕。又將賈母說小時失足下水。被木

釘在簷角碰了一窩。鳳姐即將壽星頭上原是窩，因福壽盛滿，反致凸高。等語作爲卽景閒談。既不覺爲湘雲起號而言，又使文章不枯寂。

鳳姐壽星一喻，恭極惟巧，具此乖嘴，爲堂上承歡博笑，却勝老萊班衣。

湘雲命人盛兩盤螃蟹與趙姨娘送去。又在廊上擺下兩席，讓鴛鴦等坐。都是寶釵所教。今日此席，人人皆知寶釵主政，故周旋分外周到。於是寶丫頭聲華鵲起矣。

鳳姐一時走出廊上。鴛鴦等斟了兩鐘酒。平兒剝了一滿壳蟹肉，都吃了。鴛鴦笑道：「好沒臉，吃我們的東西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少和我作怪，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，要和老太太討你做小老婆呢，固不必有其事，而其語則傳入賈赦耳中矣。」

琥珀笑道：「鴛鴦丫頭要去了。平丫頭還饒他，你看他沒吃兩個螃蟹，倒喝了。」

一碟子醋呢。平兒正剝了個滿黃蟹。聽了這話。便照琥珀臉上來抹。不想琥珀一躲。恰恰抹在鳳姐腮上。引得衆人大笑起來。平空一蹴。便使枯窘題文。添出異樣風致。

寶玉等見賈母去了。擺上圓桌。大家隨意散坐。林黛玉不大吃酒。又不吃螃蟹。命人掇了一個繡墩。倚闌垂釣。寶釵拏着一枝桂花。玩了一回。俯在窗檻上。掐了桂蕊。擲引游魚。探春李紈惜春。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。迎春獨在花陰下。拏針線穿茉莉花。寶玉看了一回。黛玉釣魚。又俯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。黛玉又放下釣竿。走至坐間。執烏銀梅花自斟壺。用海棠凍石蕉葉杯。自斟自飲。寫得衆人如在大羅天上。兜率宮中。昔見仇十洲登瀛圖而羨羨。今見此書而羨羨。

黛玉吃了螃蟹。覺得心口微疼。思飲燒酒。寶玉忙命人將那合歡花浸的酒。